

第一回 錢月英酬神還願 馮子清誤入桃園

詞曰：

蝸角虛名，蠅頭微利，算來自應空忙。事皆前定，誰弱又誰強？且趁閑身未老，須放我，些子疏狂。百年裏渾然是醉，三萬六千場。

思量能幾許，憂愁風雨，一半相妨。又何須抵死，說短論長。幸對清風皓月，苔茵展，雲幕高張。江南好，千鍾美酒，一曲滿庭芳。

話說這部小說，故事出在大明正德年間。自從武宗皇帝以來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這也不在話下。單講浙江省杭州府錢塘縣，有一世宦，姓錢名銑，表字自由，官拜兩廣都堂之職。夫人馬氏，所生一男一女，公子名林，字文山；小姐芳名月英。兄妹二人，勤心苦讀詩書，學富五車，外面人皆稱為才子佳人。

不幸老爺去世，夫人領了子女，扶柩回歸故里，送入祖塋。

公子早已入學，卻不好遊戲，終日在家與妹子吟詩作賦，孝敬母親。夫人見他兄妹二人，早晚侍奉殷勤，滿心歡喜，常在他兄妹前說：“我家有此才女、才子，不知後來娶媳擇婿如何？”公子道：“母親大人，婚姻之事，皆由天定。”夫人道：“雖然如此，但你妹子年已長，成為娘的日夜憂愁，放心不下。必選個才貌之人，完他終身，使我為娘的卻纔放心。兒呀！難道你同學中就無其人麼？”錢林道：“娘親聽稟，學中祇有一人，孩兒十分敬重。論才學，孩兒甘拜下風，每逢考期，不是第一，就是第二。論人品，杭州也尋不出第二個來。”夫人聞言忙問道：“此人姓甚，名誰？門第若何？”錢林道：“論門第到也正對。他父親做過刑部尚書，亡過多年。祇有母子二人，姓馮，名旭，字子清。”夫人道：“他母親可是做過太常寺少卿林燦之妹麼？”錢林道：“正是。”夫人道：“門戶相對，才貌又佳，為何不上緊央人作伐？以完為娘的心事。”公子道：“孩兒久有此意，祇因他近來家業凋零，恐誤妹子終身，故爾未敢稟告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兒此言差矣！古人道得好，正是：‘書中自有黃金屋，一朝得第自然榮。’”

公子道：“母親吩咐孩兒知道。”那月英小姐在旁，聽得母親、兄長說他婚姻之事，將臉一紅，起身回樓去了。耳中祇聽得說，馮旭是個才子。心中暗想，天下無實者多，倘若馮生名不稱實，豈不誤我終身大事？必須面試其才，方知真假。欲將此意稟告娘親、兄長，怎奈我女孩兒家，羞人答答，怎好啟齒。正是：

滿懷心腹事，難向別人言。

不言小姐悶悶不樂。單言小姐身邊有兩個丫鬟，一個名叫翠秀，一個名叫落霞。二人生得容貌與小姐仿佛，卻也聰明。跟隨小姐拈弄紙筆，也知文墨。小姐見他伶俐，到也歡喜，故此待他二人如同姐妹，與眾不同。翠秀、落霞見小姐連日悶悶不悅，自言自語，如醉如癡，覺得小姐有些心事。

二人上前問道：“小姐為著何事這般光景？”小姐見問歎了一口氣道：“你二人那裏知我心。”就不言語了。二人道：“婢子自幼蒙夫人、小姐抬舉，不以下人看待，小姐有何心事，說與婢子們知道，代小姐分憂。”小姐聞他二人之言，祇得將夫人、公子商議之話，告訴一遍：“我想外邊人虛名甚多，故此疑心，欲要面試其才，又不好啟齒，是以不樂。”二人道：“小姐寬心，倘夫人、公子再議起小姐婚姻之事，婢子直告，要面試這姓馮的才學，然後再議便了。”小姐聽了，方纔放心。

不覺光陰迅速，過了個月。夫人一日身體不爽，一病半月，慌得公子、小姐日夜不離左右服侍。小姐各廟許願，又在花園拜斗，保佑母親安康。過了數月，夫人身體漸漸好了。公子、小姐見夫人好了，用心調理。

不覺早又臘盡春回，到了新年景象，剛剛至初九日，乃是玉皇大帝聖誕之辰。月英小姐稟告母親知道：“孩兒許下各廟香願，今逢上好日期，孩兒意欲親身赴廟酬謝，特來告稟母親。”夫人聞言歡喜道：“我兒，一向累你兄妹二人服侍，既許下香願，理當親還。”遂吩咐家人，速備紙馬、香燭、牲禮之類。喚了三乘轎子伺候，小姐同兩個婢子，各廟燒香。不一時，小姐打扮十分齊整，帶了翠秀、落霞二人上轎，往各廟還願，後面隨了許多家人。

一行人眾，先到了玉皇閣，小姐和兩個丫鬟下轎，家人逐開閑人。小姐慢慢步上樓來，祇見香燭貢獻已經現成，小姐站立氈單禮拜上帝，轉身又拜斗姥天尊，禮拜已畢。家人送上香儀，客師請小姐客堂坐下待茶，擺下果品，小姐坐了一刻，起身上轎，又望城隍山來。

不一時，轎至寺內，祇見山前遊人如蟻，家人趕逐不開。小姐看見紅燭點齊，祇得將身出了轎子。那些遊人，見三乘轎內走出三個美人，一哄擁擠上前爭看，人人道好，個個稱奇，如同月裏嫦娥下降，好似西子重生。後面隨著兩個丫鬟，一般嬌嬈，不知誰家小姐。內中有一個書生，文質彬彬，頭戴儒巾，身穿儒服，年紀祇好十五六歲，生得貌比潘安，手執一柄金扇，也擠在人叢中爭看。看官，你道此人是誰？就是錢林對母親所說的禮部尚書之子馮旭，字子清。今日也來到城隍山遊玩。不想遇見錢月英前來進香，他也不知是錢文山之妹，一見國色，神魂飄蕩，癡在一邊，兩眼不轉睛，祇望著三人。

小姐見人眾多，慌忙禮拜神聖，上了轎，吩咐家人將各廟香燭送去，我回家向空禮拜酬謝便了。家人答應，將轎子搭了進來，請小姐上轎，那些遊人一哄而至，圍在轎前。事有湊巧，把一個馮旭，緊緊擠在轎前，動也不得動。那小姐正欲上轎，忽見一個少年書生品貌清奇。心中暗忖道：世上也有這般標緻男子。又不好十分顧盼，匆匆上轎。家人連忙放下轎簾，轎夫抬起，如飛而去。馮旭又看翠秀、落霞二人上了轎，轎夫趕向前面，一直飛奔下山。

馮旭見三個美人去了，他也不顧斯文體面，向後跟定轎子，跑下山來。滿身汗透，儒巾歪斜，足下那管高低，轉彎抹角，跑得喘息不定。有一個時辰，到了一處後花園門，一直遙望裏面去了。祇見一個老蒼頭說道：“那裏來的？好好走出去。”四面望望無人，反手將園門關閉。馮旭低低罵道：“這個老狗頭，好不知趣！見咱把門關閉去了。”祇得走至門首，用手將門輕輕一推，那裏推得動。馮旭無奈，繞著牆邊走了一會，無法可入。

祇見對過矮矮門首，有一個老婦人坐在門首，馮旭連忙走過來，叫聲：“老婆婆，小生借問一聲，對過花園可是李相公家的麼？”那婆婆搖頭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！”馮旭又道：“可是張相公家的麼？”婆子又搖頭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！”馮旭道：“請見誰家？”

道：“相公請坐，待老身慢慢告訴與你聽。”

馮旭真個坐下，婆子道：“對過花園乃錢府的，這錢老爺在日，做過兩廣都堂，如今祇有夫人、相公、小姐三人，並無別個。”馮旭暗道，原來就是錢文山的花園。又故意問道：“他家公子與那家結親？”婆子道：“尚未聯姻。”馮旭又道：“他家小姐自然是與過人家的了？”婆子道：“小姐今年方交一十六歲，亦未受聘。”

馮旭口中應道：“原來如此。”心中暗喜道：年交一十六歲，也不為小了。婆子道：“說起這位小姐，婚姻卻難，他家夫人要選才貌出眾，又要門戶相當，夫人方允。”馮旭道：“卻是為此，這也該的，但不知他家小姐可知文墨？”那婆子道：“好個可知文墨，通杭州那個不知他是閨中才子，常與他哥哥吟詩作賦，連公子還要讓他一籌哩！”馮旭道：“你老人家如何盡知他府中事？”婆子笑道：“相公有所不知，我就是這位小姐的乳娘。我姓趙，因年紀大了，自己要在家裏同兒子過活。如今時常還去他家，聽我要去就去，要來就來，一切事所以曉得。”

二人談了一會，天氣漸漸晚了。婆子道：“老身要弄飯去了，恐兒子回來要飯喫，未得陪你談了，你請回罷。”馮旭聽了婆子這番言語，心中甚是歡喜，錢小姐竟是個才貌雙全的。倘能與我為妻，也不枉為人一世。起身復又走到對過花園門首，看看園門緊閉。又站了一會，想道：天色已晚，我祇是癡獸獸的站在這裏，就站到明日也無益處。不如且回，明日早些來，倘有機緣，也未可知。即移步轉身纔走了十幾步，忽聽得園門咿呀一響，馮旭即忙回頭看時，園門已開，有個老蒼頭手中拿著把酒壺，走出來，帶了園門，竟自去了。

原來這個老兒，每晚瞞著夫人出來打酒喫。馮旭見了，忙忙走來，不論好歹，推開園門，竟自進去，仍然將門推上，一直往裏就走。且言蒼頭取酒來，推門進來，回身關好，取鎖鎖了，提酒往自己房裏喫去了。

單講馮旭在花園裏東張西望，不見一人。他就放大了膽，朝裏直走，到了丹桂廳上坐下，定定神想道：我好無禮，怎麼黑夜裏走到人家花園中來，倘被人看見如何應答？文山兄知道，體面何存？想罷立起身來，我且出去，竟奔園門打點回去。

卻說月英自進香回來，到夫人前稟道：“今日進香好不熱鬧，孩兒見人眾多，祇到玉皇閣、城隍廟山上，他處著家僮送香燭前去，孩兒先回來了。”夫人答道：“正該如此。”就在前面喫過夜飯，又說了些閑話。夫人吩咐：“我兒就此回樓睡罷。”小姐起身，叫翠秀、落霞掌燈。翠秀道：“今晚風大，不好點燭。”取了個燈籠點起，照著小姐回樓不題。

且言馮旭來到園門，見門上拴了大門又鎖了，那裏還得開來，馮旭驚道：“這事怎好？”不想一時就拴鎖了園門。愈想愈怕，無法可使。他是個讀書君子，又比不得那種可以撬門扭鎖的小人，祇得又回身步到丹桂廳坐下，等候天明出去。正在自悔之時，忽聽一派鶯聲燕語，嘻笑而來，燈光漸近。馮旭嚇得覓處藏身，往來無路，暗道：若被人撞見，如何答話？權在山石背後躲避一回則個。

但不合曾撞著人來捉住，認奸認賊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

[返回 >> 五美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